六典通考

六典通考卷一百六十三

湖西閻鎮珩輯

王政考

恤窮之政

傳稱堯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又稱舜之時天下無窮人文王以聖德治岐不能使下無鰥寡孤獨然仁政行而四者各得優游以卒歲焉及周公相成王設肺石以達窮民㫖以窮民者盛世所不能無要在使之各得其所而已葢仁人之視天下如一身一家疾痛疴癢切其身必思所以療救之一人向隅滿堂不樂必求所以解慰之人情窮急則呼天勞苦則呼父毋君之覆民猶天與

■父母也無辜者得以上聞而有訴者靡不見憐使四海
■之內無隱不達此王者之政所爲能贊天地之化育也

與

太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詳復逆考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詳民政考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右肺石達窮民焉　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無兄弟曰惸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也上謂王與六卿也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矣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　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囏阨饑乏之也　遂人

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鄉里鄉所居也囏猶困乏也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餼廩也）司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詳門關篇）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用之謂恤民之囏阨委積於野如遺人於鄉里也以質劑所致民案人人稅者名會而貸之與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也平頒之不得偏頗有多少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云平頒興是也以賙衣食曰惠以作事業曰利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為之息）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詳委積考）司稼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也（餼廩）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斷謂支節絕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月令季春天子布

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振猶救也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死事謂以國事死者若公孫禺人顏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

國語文公曰奈夫八疾何八疾蘧篨至僮昏胥臣曰官師之所材也材古栽字戚施直鎛戚施僂人直主擊鎛蘧篨蒙璆蘧篨僂人蒙戴也璆玉磬也不能俛故使之戴磬侏儒扶廬侏儒短者扶緣也廬戈戟之秘緣之以為戲矇瞍修聲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聾聵司火耳不別五聲之和曰聾生而聾曰聵僮昏僮無知昏闇亂嚚瘖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瘖不能言者僬僥長三尺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裔荒裔也

管子九惠之敎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病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乏九曰拯絕

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

晏子曰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

是始興發補不足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吳闔閭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時酒二醮重裘而立猶憯憯然有寒氣將奈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飢者

漢文帝元年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元狩六年遣謁者致賜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縣鄉即賜毋贅聚地節三年詔曰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其加賜帛二千石嚴敕吏謹視遇無令失職初元元年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

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

後漢建武六年令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篤癃及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永元五年詔曰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一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鬵爲資而豪右得其饒利詔書實覈欲有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呼召會聚令[illegible]農作愁擾百姓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八年詔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寃虐恤鰥寡矜孤弱十三年詔貸張掖居延朔方日南貧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元初六年詔曰夫政先京師後諸夏月令仲春養幼小存諸孤季春賜貧窮賑乏絕省婦使表貞女所以順陽氣崇生長也其賜人尤貧困孤弱單獨

穀人三斛貞婦有節義十斛

自漢以後人主多以小惠市美名或車駕行幸或國有大慶輒推恩于惸獨無告之民前史所載不可勝數雖衰亂之世亦有之孟子所謂有仁心仁聞而不行仁政者也茲皆畧而不錄

唐京畿及天下諸縣令之職養鰥寡恤孤窮審察寃屈躬親獄訟務知百姓之疾苦知䣕使掌申天下之寃滯以達萬人之情狀

宋京師置東西福田院廩老疾孤窮匃者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各廣官舍日廩三百人歲出內藏錢五百萬給之後增爲八百萬又詔州縣大雨雪鐲僦舍錢三日歲毋過九日

著爲令熙寧二年京師雪寒詔老幼貧疾無依匃者聽給錢收養至春稍煖止九年韓絳言在法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給米豆至次年三月終河東地寒乞自十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終有餘即至三月終從之凡鰥寡孤獨癃老疾廢貧乏不能自存應居養者以戶絕屋居之無則居以官屋以戶絕財產充其費不足給以常平息錢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饍給以衲衣絮被州縣僱乳母女使其道路遇寒僵仆及無衣匃者許送近便居養院給錢米孤貧小兒可教者令入小學讀其衣襴於頭子錢內給造遺棄小兒顧人乳養聽宮觀寺院養爲童行宣和二年詔安濟坊錢本依居養院法

醫藥如舊制

元至元二十二年京城設鋪六所遣官吏發海運糧減市直以賑糶焉紅貼糧者大德五年始行初賑糶糧多爲豪强嗜利之徒計取弗能周及貧民於是令有司籍兩京貧乏戶口之數置半印號簿文貼各書其姓名口數逐月對貼以給大口三斗小口半之其價視賑糶之直三分之一

明初太祖設養濟院收無告者月給糧遇歲災盡蠲二稅且貸以米甚者賜米布若鈔在位三十餘年賜予布鈔數百萬米百餘萬蠲租稅無數宣宗時民有鬻子女者官爲收贖令富人蠲佃戶租大戶貸貧民粟免其雜役爲息豐年償之皇莊湖泊皆弛禁聽民採取建官舍以處流民給糧以收棄嬰

養濟院窮民各注籍無籍者收養蠟燭旛竿二寺振米之法明初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歲以下不與永樂後減其數

恤死之政 墳墓附

詩稱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禮稱無服之喪以畜萬邦先王于民有死喪而無告者為給棺槥以斂藏之西伯之澤及枯骨月令之掩骼埋胔是已宋漏澤園之設始于蔡京至明太祖猶遵行之故君子不以其人而廢其法

蜡氏掌除骴曲禮四足死者曰漬謂死人骨也骴骨之尙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若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其人其家人也楬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楬櫫是也有地之官有郵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掌凡國之骴禁禁謂孟春掩骼埋胔之屬大司徒以本俗

六安萬民二曰族墳墓四閭爲族使之相葬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凡邦中之墓地萬民所葬地　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族葬各從其親正其位掌其度數位謂昭穆也度數爵等之大小使皆有私地域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使相容　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爭墓地相侵區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厲塋限遮列處居其中之室有官寺在墓中　王制墓地不請　月令孟春掩骼埋胔骨枯曰骼肉腐曰胔孟冬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椁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順時飭正之也辨衣裳謂襲斂尊卑所用多少　國語管仲曰聖王治天下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以爲葬也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

顧炎武曰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左氏趙簡子所謂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而檀弓死而不弔者三其一曰畏亦此類也莊子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崔本作翣欿欿音坎謂先人墳墓也若微無存死而齊侯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親推之三童汪踦死而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豈得以此一概隋文帝仁壽元年詔曰投生殉節自古稱難殞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興言念此每深愍歎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闕何至墳塋獨在其外自今以外戰亡之徒宜入墓域可謂達古人之意又攷晉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而有

陽處父之葬則得罪而見殺者亦未嘗不入兆域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齊人葬莊公于北郭注引兵死不入兆域司門死政之老如史記平原君傳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後漢書獨行傳小吏所輔扞賊代縣令死除父奉為郎中蜀志龐統傳統為流矢所中卒拜其父議郎遷諫議大夫是也若父子並為王臣而特加恩遇如光武之於伏隆先朝之於張五典天啟初張銓以御史死遼加其父五典至兵部尚書又不可以常格論矣

漢河平四年三月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為水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槥櫝葬埋已葬者與錢人二千綏和二年秋詔曰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敗壞廬舍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元始

二年四月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爲置醫藥賜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

後漢元初二年遣中謁者收葬京師客死無家屬及棺槨朽敗者皆爲設祭其有家屬尤貧無以葬者賜錢人五千延光元年詔賜壓溺死者年七歲以上人二千若一家皆被災害而弱小存者郡縣爲收斂之質帝即位以兵疫連年死亡流離朕甚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賴其德令遣使者案行若無家屬及貧無資者隨宜賜卹以慰孤魂本初元年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尸原野方春届節掩骼埋胔之時其徵比郡見穀收葬枯骸務加埋恤以稱朕意建和三年詔曰京師廝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

之甚遠周文掩骼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人三千若無親屬可於官壖地葬之表識姓名爲設祠祭永壽元年南陽大水詔被水死流失屍骸者令郡縣鉤求收葬及所唐突壓溺物故七歲以上賜錢人二千永康元年詔州郡溺死者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皆被害者悉爲收斂

晉泰始七年六月伊洛河溢流居人四千餘家殺三百餘人有詔振貸給棺

唐制凡功臣密戚諸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爲左右而列墳高四尺以下三丈以上若祖父陪陵子孫從葬者亦如之若宮人陪葬則陵戶爲之成墳兆域內禁人無得葬埋古墳則不毀寶應元年四月詔浙江水旱民疫死不能葬者爲瘞

之太和六年五月詔諸道應災荒處疾疫之家有一門盡殁者官給凶具其餘據其人口遭疫多少與減稅錢疫疾未定處官給醫藥

宋天聖七年河北水瘞溺死者給其家緡錢明道二年二月詔江淮民饑死者爲之葬祭至和元年春正月詔京師大寒民多凍餒死者有司其瘞埋之壬申碎通天犀和藥以療民疫二月詔民有疫死者蠲戶稅一年無戶稅者給其家錢三千崇寧三年置漏澤園初神宗詔開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貧不能葬令畿縣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頃聽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與紫衣有紫衣與師號更使領事三年願復領者聽之至是蔡京推廣爲園置籍瘞

人並深三尺毋令暴露監司巡歷檢察安濟坊亦募僧主之三年醫愈千人賜紫衣祠部牒各一道醫者人給手歷以書所治痊人歲終考其數爲殿最諸城砦鎮市戶及千以上有知監者依各縣增置漏澤園高宗南渡民之從者如歸市既爲之衣食以振其饑寒又爲之醫藥以救其疾病其隕于戈甲斃于道路者給度牒瘞埋之紹興十四年復置漏澤園嘉定二年出內庫錢十萬緡爲臨安貧民棺櫬費

明太祖設漏澤園葬貧民天下府州縣立義冢永樂六年令福建瘟疫死絕人戶遺下老弱婦女兒男有司驗口給米稅鹽糧米各項暫且停徵待成丁日立戶當差

草木鳥獸之政

班固曰先王之制辯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雚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屮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壄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徯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槎蘖澤不伐夭槎古槎字也槎邪斫木也此夭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蝝魚麛卵咸有常禁蝝小蟲也麛鹿子卵鳥卵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備也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擾馴也教習使之馴服射鳥氏掌射鳥鳧雁鴇鴞之屬羅氏掌羅鳥鳥謂卑居鵲之屬蜡則作羅襦蜡謂十二月大祭萬物也襦細密之羅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既祭獸可以羅網圍取禽也今俗放火張羅其

遺致也

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春鳥蟄而始出者若今南郡黃雀之屬是時鷹化爲鳩鳩與春鳥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行謂賦賜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鳥之可養使盛大蕃息者謂鵝鶩之屬歲時貢鳥物鵰雁之屬以四時來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掌子者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

貉隸而以閩隸役之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不言阜蕃者猛獸不可服又不生乳於圈檻也

雍氏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不得擅爲苑囿於山也澤之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

萍氏掌國之水禁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及入水捕魚鼈不時者

冥氏掌設弧張弧張罿罦之屬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靈鼓六面鼓敺之使驚趨阱擭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須直謂頤下須備謂搔也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襘之嘉草攻之毒蠱毒物而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攻

說新名蘄其神求去之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攻之謂燻之凡毆蠱則令之比之使爲之又校次之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猛鳥鷹隼之屬置其所食之物於網中鳥來下則掎其腳也以時獻其羽翮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刊剝互言耳皆謂斫去次地之皮生山南爲陽木生山北爲陰木火之水之則使其肆不生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化猶生也謂時以種穀也變其水火者乃所火則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夷之以鉤鎌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芟矣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熟耜之以耜測凍土劃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

掌凡殺草之政令· 碧蔟氏掌覆夭鳥之巢惡鳴之鳥若鴞鵩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方版也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娵至荼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星謂從角至軫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蟲魚亦是也攻禜祈名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 凡庶蠱之事庶除毒蠱者蠱蠹之類也或熏以莽草則去 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酒毒之除牆屋者除蟲豸藏逃其中者蜃大蛤也擣其炭以坋之則走淯灰以灑之則死 凡隙屋除其貍蟲貍蟲蟅肌蛷之屬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鞠以灰灑之則死牡鞠鞠不華者齊魯之間謂鼃爲蟈黽耿黽也蟈與耿黽尤怒鳴爲聒人耳去之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爲煙令煙西行被之水上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水蟲狐蜮之屬

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投之使驚去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神謂水神龍罔象橭讀為枯枯榆木名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為怪者獸狐狼之屬詳救日月考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於宋太廟譆譆出出者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物為之厲每物有蕃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季猶穉也服與耜宜用穉材尚柔忍也服牝服車之材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入出有日數為久盡物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掄猶擇也不禁者山林國之有不拘日也春秋之斬木不入禁

非冬夏之時不得入所禁之中斬木也斬四野之木可凡竊木者有刑罰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林麓蕃茂民不盜竊則有賞不則罰之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令法萬民入出時川之期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舍其守者時按視守者於其舍申戒之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玉府頒其餘於萬民其地之人占取澤物者因以部分使守之以時入之於玉府謂皮角珠貝也入出亦有時日之期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罟罔也以罔搏所當田之獸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凡獸入於腊人皮毛筋角入於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𩺰人掌以時𩺰為梁梁水偃也偃水為關空以笱承其空　春獻王鮪凡𩺰者掌其政令凡𩺰征入於玉府　鼈人掌取

互物（互物謂有甲滿胡龜鼈之屬）以時籍魚鼈龜蜃凡貍物（籍謂以杈刺泥中搏取之
貍物謂鯅刀含漿之屬）春獻鼈蜃秋獻龜魚掌凡邦之籍事　獸醫掌
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
所發而養之（療畜獸必灌行之者爲其病狀難知灌以緩之且强其氣也節趨聚之節也氣謂脈氣既行之
乃以脈視之以知所病也）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
食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迹人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麛麋鹿子）　囿人掌囿游之獸
禁（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獸以宴樂視之禁者其蕃衛也）牧百獸（備養衆物也）　場人掌
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果棗李之屬蓏瓜瓠之屬
珍異蒲桃枇杷之屬）　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
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

蟄不以火田罻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
夭殀斷殺少長曰夭不覆巢　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
牝爲傷姓之類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
仲春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助生氣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
山林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季春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
盡達不可以內不可收斂也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
之藥毋出九門爲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罟曰罝罘鳥罟曰羅罔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
孟夏毋伐大樹毋大田獵季夏命漁師伐蛟
取鼉登龜取黿四者甲類秋乃堅成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者尊異之也黿鼉言取羞物賤也
鼉皮又可以冒鼓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季秋草木

黃落乃伐薪爲炭仲冬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敎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爲蓏實季冬命漁師始漁 檀弓路馬死埋之以帷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

穀梁傳莊二十八年冬築微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虞典禽獸之官言規固而築之又置官司以守之是不與民共同利也 宣公夏濫於泗淵濆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 里革斷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爲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罜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鯤鮞鯤魚子也鮞未成魚也 獸長麑䴠鳥翼鷇卵生哺曰鷇未乳曰卵 蟲舍蚳

蝝（蚳蝝子也　蝝蝮蜪也）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敎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別別於雄而長子也）　定公以孔子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　晏子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賈誼新書聖主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食於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

不鷙眭而不逮不出類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刳胎不夭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物莫不多

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言德志也聖主所以在魚鼈禽獸猶得其心況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熅物時熟民心不挾詐賊氣脉淳化攫齧搏擊之獸鮮毒螫猛蚄之蟲密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

漢上林苑養百獸禽鹿嘗祭祠祀賓客用鹿千枚麕兔無數佽飛具繒繳以射凫雁應給祭祀置酒每射收得萬頭以上

給太官天子秋冬射獵取禽獸無數實其中武帝時使上林苑中官奴婢及天下貧民貲不滿五千徙置苑中養鹿因收撫鹿矢人日五錢到元帝時七十億萬以給軍擊西域終軍從上幸雍獲白麟一角五蹄又得奇木枝旁出輒復合上異之終軍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至化者焉由是改元曰元狩後越地及匈奴名王率衆來降元康三年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其爲令

後漢元和二年正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孚甲宜助萌

陽以育時物三年二月己丑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後魏彭城王勰與帝昇金墉顧見堂後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今桐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曰鳳凰應德而來非非桐竹能降帝曰朕亦望降之

唐虞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虞衡山澤之事而辨其時禁凡採捕畋獵必以其時冬春之交水蟲孕育捕魚之器不施川澤春夏之交陸禽孕育餧獸之藥不入原野夏苗之盛不得蹂藉秋實之登不得焚燎若虎豹豺狼之害則不拘其時聽

爲檻穽獲則賞之大小有差諸有猛獸處聽作檻穽射窠等得即於官每一賞絹四疋殺豹及狼每一賞絹一疋若在牧監內獲豺亦每一賞絹一匹子各半匹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爲四郊三百里皆不得弋獵採捕每年五月正月九月皆禁屠殺採捕凡殿中太僕所管閑廄馬兩都皆五百里供其芻藁其關內隴右西使北使南使諸牧監馬牛駝羊皆貯藁及茭草高原藁支七年茭草支四年平地藁支五年茭草支三年下土藁支四年茭草二年其柴炭木橦進內及供百官蕃客並於農隙納之供內及宮人起十月畢二月供百官蕃客起十一月畢正月上林署令掌苑囿園池之事丞爲之貳凡植果樹蔬菜以供朝會祭祀其尚食進御及諸司常料亦有差諸司吏執抄旁詣囿然後給之京都苑總監掌宮苑內館園池之事副監爲之貳凡禽魚果木皆總而司之凡給總監及苑內官屬人畜出入皆爲差

降之數典廐令掌繫飼馬牛給養雜畜之事丞爲之貳凡象一給貳丁細馬一中馬二駑馬三駞牛騾各四驢及純犢各六羊二十各給一丁（純謂色不雜者若飼黃禾及青草各準運處遠近臨時加給也）乳駒乳犢十給一丁凡象日給槀六圍馬駝牛各一圍羊十一各一圍（每圍以三尺爲限也）蜀馬與騾各八分其圍騾四分其圍乳駒乳犢五共一圍青芻倍之凡象日給稻菽各三斗鹽一升馬粟一斗鹽六勺乳者倍之駝及牛之乳者運者各以斗菽田牛半之駝鹽三合牛鹽二合羊粟菽各升有四合鹽六勺（象馬騾牛駝飼青草日粟豆各減半鹽則恒給飼禾及青荳者粟豆全斷若無青可飼粟豆依舊給其象至冬給羊皮及故氈作衣也）

典牧令掌諸牧雜畜給納之事丞爲之貳凡羣牧所送羊犢皆受之而供於廩犧尚食之用諸司合供者亦如之諸牧監

掌羣牧孳課之事凡馬五千匹爲上監三千匹以上爲中監已下爲下監凡馬牛之羣以百二十駝騾驢之羣以七十羊之羣以六百二十羣牧長牧尉牧子八考白丁十考隨文武簡試與資也凡馬有左右監以別其麤良以數紀爲名而著其簿籍細馬之監稱左麤馬之監稱右其雜畜牧皆同下監仍以上地爲其監名凡馬各以年名籍之每歲季夏造至孟秋羣牧使以諸監之籍合爲一 諸羣牧別立南使北使西使東使以分統之常以中秋上於寺凡馬以季春遊牝于牧其駒犢在牧三歲別羣若與本羣同牧不別給牧人馬牧牝馬四遊五課駝四游三課牛驢三游四課羊三游四課羊則當年而課之其課各有率牛馬騾之牝百而歲課駒犢各以六

十馬二十歲則不課三歲游牝而生駒者仍別簿申驛駒半之若馬從外蕃至者初年課以四十二年課五十三年全課牝駝百而三年之課七十羔羊之白者七十羖者八十凡監牧孳生過分則賞馬臕駒一賞絹一匹駝騾之臕倍於馬驢牛之臕三白羊之臕七羖羊之臕十皆與馬同其賞物二分入長一分入牧子牧子謂長上專當者其監官及牧尉各通計所管長尉賞之尉官十五長者臕駒十五匹賞絹一匹監官管尉五者臕駒七十五匹賞絹一匹計加亦準此應賞並印後定數先塡死耗足外然後計酬之其有死耗者每歲亦以率除之駝馬百頭以七頭爲耗騾以六牛驢羖羊以十白羊以十五從外蕃新至者馬牛驢羖羊皆除二十二年除十五駒除十

四二年除十騾除十二年除九白羊除二十五二年除二十
三年皆同耗也若歲疫以私畜準同者以疫除準物側近私
畜疫死數同則聽以疫除馬不在疫除之例卽馬牛一十一
歲以上不入耗除限若緣非時霜雪死多者錄奏凡官畜在
牧而亡失者給程以訪過日不獲估而徵之給訪百日不獲
準失處當時估價徵納牧子及長各知其半若戶奴無財者
準銅依加杖例如有闕及身死唯徵見在人分其在廐失者
主帥準牧長飼丁準牧子其非理死損準本畜徵納凡在牧
之馬皆印印左膊以小官字右髀以年辰尾側以監名皆依
左右廂若形容端正擬送尚乘不用監名二歲始春則量其
力又以飛字印印其左髀膊細馬次馬以龍形印印其項左

送尚乘者尾側依左右騣印以三花其餘雜馬送尚乘者以風字印印左膊以飛字印印右髀驛馬驢則官名誌其左膊監名誌其右髀駞羊則官名誌其頰羊仍割耳若經印之後簡入別所者各以新入處監名印其左頰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左右頰每歲進馬麤良有差使司每歲簡細馬五十匹敦馬一百匹進之若諸監細馬生駒以其數申所由司次入寺其四歲以下麤馬每年簡充衛官馬凡馬牛皮脯及筋角之屬皆納于有司每年終監牧使巡按孳課之數以功過相除爲考課焉

宋養象所掌調御馴象駝坊車營致遠務掌分養雜畜以供負載般運牧養上下監掌治療病馬及申駒數有耗失則送

皮劍所祥符三年禁方春射獵每歲春夏之交所在長吏申明之元祐初程頤爲崇政殿說書聞上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紹興三十年二月禁民春月捕鳥獸

遼設羣牧使司及監養鳥獸等官有監鹿詳穩司監雉詳穩司道宗清寧二年詔曰方夏長養鳥獸孳育之時不得縱火於郊

金大定二十五年十月禁止上京等路大雪及含胎時採捕十一月詔豺未祭獸不許採捕冬月雪尺以上不許用網及速撒海恐盡獸類

元世祖時禁春夏田獵孕字野獸又勑禽獸孕孳時毋畋獵

文宗至順元年詔凡立營司境內所屬山林川澤其鳥獸魚

饔悉供內膳諸獵捕者坐罪

明上林苑監掌苑囿園池牧畜樹種之事凡禽獸草木蔬果率其屬督其養戶栽戶以時經理其養地栽地而畜植之以供祭祀賓客官府之膳羞凡苑地東至白河西至西山南至武清北至居庸關西南至渾河竝禁圍獵良牧牧牛羊豕蕃育育鵝鴨雞皆籍其牝牡之數而課孳卵焉林衡典果實花木嘉蔬典蒔藝瓜菜皆計其町畦樹植之數而以時苞進焉虞衡典山澤採捕之事凡鳥獸之肉皮革骨角羽毛可以供祭祀賓客膳羞之需禮器軍實之用歲下諸司採捕水課禽十八獸十二陸課獸十八禽十二皆以其時冬春之交罝罛不施川澤春夏之交毒藥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躪穀登禁焚

燎若害獸聽爲陷穽獲之賞有差凡諸陵山麓不得入斧斤

三代聖王爲治之具無所不備由天以及人由人以及物觀於周官月令王制所記凡飛潛動植之類生之以道取之以時順天地自然之序而和氣翔洽於上下中庸所謂盡人性則能盡物性盡物性則能贊天地化育者是也讀漢帝諸詔及唐人六典猶見三代遺義至秦隋五代之亂人且不保其生何有於物語曰豺狼當道安問狐貍方有明之末造野犬化爲狼相率而食人雖曰兵戈之後沴氣相爲感召亦由王政不修而人不足以勝物之過也

六典通考卷一百六十四

湖西閻鎮珩輯

王政考

酒政

戰國策云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三禮圖曰射爲罰爵名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以酒亡因戴盂以戒酒故崔駰酒箴云豐侯沈酒荷罌負缶自僇於世圖形戒後記曰豢豕爲酒非以爲禍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爲酒禮之一獻之禮賓

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萍氏幾酒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使民節用酒也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耈惟君爾乃飲

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
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
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
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
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
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
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
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
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
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

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衞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敎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敎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日知錄水爲地險酒爲人險故易爻之言酒者無非坎卦

而萍氏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黃魯直作黃彝字說云酒善溺人故六彝皆以舟爲足）徐尚書石麟有云傳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禍烈於火而其親人甚於水有以夫世盡殀於酒而不覺也讀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螢雪叢談言頃年陳公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與同僚談舉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問之其人曰酒亦巖牆也陳因是有聞遂終身不飲頃者米鹽不足而烟酒與焉則直變而爲火矣

漢文帝元年詔曰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與景帝中三年夏旱禁酤酒

後漢永元十六年二月詔兗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傷稼禁

沽酒漢安二年十月禁沽酒永興二年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蝗蝨滋蔓饑饉薦臻趣不糜爛則爲國寶其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建安時年饑兵興曹操表制酒禁孔融頻書爭之云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厮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劉先主時

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與先主遊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顧炎武曰邴原之游學未嘗飲酒大禹之疏儀狄也諸葛亮之治蜀路無醉人武王之化妹邦也

後魏大安四年釀酤飲者皆斬

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饑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貞元二年禁京城畿縣酒元和時楊惠元領奉天詔移京西戍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賜宴諸將列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爲都將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勳建

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爲歡苟未戎捷無以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旣發有司供饋於道路唯惠元一軍餅罌不發上稱歎久之降璽書慰勞及田悅叛詔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討伐御河奪三橋皆惠元功也會昌六年九月敕聞禁止私酤過於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閭里不免資怨今後如有私沽酒及置私麴者皋止一身幷所由容縱任據罪處分鄉井之內如不知情不得追擾其所犯之人任用重典不得沒入家產

五代漢初犯麴者幷棄市周至五斤者死

宋建隆二年以周法太峻犯私麴至五十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刑餘論皋有差私市酒麴者減造人皋之半

三年下酒麴禁戶私造差定其擧城郭二十斤鄉閭三十斤棄市民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斗處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棄市乾德四年詔比建隆之禁第減之（沈括筆談太宗朝禁卒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有罪）熙寧三年詔諸郡遇節序毋得以酒相饋初知渭州蔡挺言陝西有醞公使酒交遺至踰二十驛道路煩苦詔禁之至是都官郎中沈行復言知莫州柴貽範饋宅州酒至九百餘瓶用兵夫踰一百人故并諸路禁焉

金海陵正隆五年制朝官飲酒者死

元至元二十年定令造酒者本身配役財產女子沒官（日知錄立法太過故不久而弛）

顧炎武曰先王之於酒也禮以先之刑以後之周書酒誥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此刑亂國用重典也周官萍氏幾酒謹酒而司虣禁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此刑平國用中典也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則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禮也故成康以下天子無甘酒之失卿士無酣歌之愆至于幽王而天不湎爾之詩始作其教廢矣漢興蕭何造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曹參代之自謂遵其約束乃園中聞吏醉歌呼而亦取酒張飲與相應和是并其晝一之法而亡之也坊民以禮酇侯既闕之於前糾民以刑平陽復失之於後宏羊踵此從而榷酤夫亦開之

有其漸乎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用賢良文學之議罷之而猶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遂以爲利國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實濫觴於此困學紀聞謂榷酤之害甚於魯之初稅畝然史之所載自孝宣已後有時而禁有時而開至唐代宗廣德二年十二月詔天下州縣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之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自此名禁而實許之酤意在榷錢而不在酒矣宋仁宗乾興初言者以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禁羣飲節用之意孝宗淳熙中李燾奏謂設法勸飲以斂民財周煇雜志以爲惟恐其不多而課不羨此榷酤之弊也至今代則既不榷緡而亦無禁令民間遂以酒爲日用之需比于饔飧之不可闕

若水之流滔滔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論莫有起而持之者矣　陳兆崙曰孫公嘉淦以高粱祇堪供造酒之用推論禁止之弊謂於生計有損此說誠矯枉過當夫使果重其罰而立致其效則家有蓋藏巷無羣飲豈非爲治者至願所慮者在不能禁止耳天下承平日久狃於休養之樂安知耗穀之患而但以爲大欲所在日用之常也

冰政

韓詩外傳冰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詩云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二之日夏之十二月三之日夏之正月（周以十一月爲正二之日當夏之十二月三之日當夏之正月）冲冲聲也凌陰冰室也十二月之時天地大寒水化爲

冰鑿取堅冰至正月納于室之中人君春夏祭祀及其掌食卒有凶事則得以斂人臣無冰室其終卒君錫之以冰故左傳云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凌冰室也三之者爲消釋度也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夏正三其凌三倍其凌春始治鑑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於中以禦溫氣凡外內饔之饍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酒醴見溫氣亦失味酒漿酒人漿人也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不以鑑往嫌使停膳羞大喪共夷槃冰夷之言尸也實冰于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夏頒冰掌事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爲之秋刷刷清也秋涼冰不用可以淸除其室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鮮當爲獻聲羔謂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

堅厚之時也北陸謂虛也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冰旣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起也

豳風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冰盛水腹則命取冰於山林沖沖鑿冰之意凌陰冰室也

昭公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禦止也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爲災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事之臣就官食者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獻羔

而啟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輿人納之隸人藏之（輿隸皆賤官）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周密也）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霖雨爲人所患苦）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癘惡氣也）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又火出不畢賦有餘則棄之）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越散也言陽陰失序雷風爲害）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豳風卒章見上）

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如火之著于物當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涸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于地中至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

事則始啓冰而廟薦之至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

漢藏冰之室謂之凌室

晉冰室在宣揚門內恒有冰天子用賜王公衆官

宋大明六年詔立凌室藏冰有司奏季冬之月冰壯之時凌室長率山虞及輿隸取冰於深山窮谷涸陰沍寒之地以納於凌陰務令周密無洩其氣先以黑牡秬黍祭司寒於凌室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秬黍祭司寒啟冰室先薦寢廟夏祠用鑑盛冰室一鑑以禦溫氣蠅蚋三御殿及大官膳羞並以鑑供冰自春分至立秋有臣妾喪詔贈祕器自立夏至立秋不限稱數以周喪事繕制夷槃隨冰供給凌室在

樂遊苑內置長一人吏一人保寧吏一人

唐制先立春三日用黑牡秬黍祭司寒祭訖鑿冰萬段方三尺厚尺五寸納諸冰井仲春開冰祭如藏禮加以桃弧棘矢每歲藏冰一千石所管州于山谷鑿而取之

後唐長興元年冬十月丁酉始藏冰

後周太祖詔藏冰開冰依唐禮祭司寒俟冰室成卽行之

宋淳化三年祕書監李至言按詩豳風四之日獻羔祭韭蓋謂周以十一月爲正其四月卽今之二月也春秋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謂夏十二月日在危也獻羔而啟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也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謂四月中也又按月令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知開冰當在春分

乃有司之失也帝覽奏曰今四月韭可苦屋矣何謂薦新遂正其禮天聖新令春分開冰祭司寒於冰井務卜日薦冰於太廟季冬藏冰亦如之

明禮部精膳司凡歲藏冰出冰移所司謹潔之

火政

昔燧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由是燔炙之利興焉炎帝因之以火紀官為火師而火名在黃帝時命甯封子為陶正掌火能作五色烟及于重黎為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號曰祝融堯火帝而王其色尚赤伊尹說湯五味九沸九變火為之紀風俗通曰火者南方陽光輝為明聖人嚮之而治取其象

也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注云陽燧金也日高三四丈持以向日燥艾承之寸餘有頃焦吹之則得火周官司烜氏所掌是也日知錄云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國火取之五行之木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為之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時則施火令焚萊之時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野焚萊民擅放火

司烜氏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為季春將出火也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

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火星以春出以秋入

天時而以戒　王氏詳說曰周禮有民火有公火司爟掌火之政令民火也司烜以夫遂取明火於日公火也賈氏徒見司爟有季春出火季秋內火之文遂以爲春秋火禁之證非也蓋宮正修火禁於宮中而出納火者民火耳至司烜中春修火禁於國中言春而不及秋以出火爲主耳　郊特牲季春出火爲焚也謂焚萊也凡出火以火出禮書建辰之月鶉火見于南方則令民出火所謂季春出火是也建戌之月火伏于日下故令民納火所謂季秋納火是也司烜仲春修火禁以火未出而不可以作火故也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以火伏而后蟄者畢故也然孟春啟蟄而周禮中春之田有火弊者焚圃草以田可也焚山林以田不可也月令仲春禁火禮也郊特牲季春

出火爲焚非禮也春秋之時楚子田使齊侯載燧此火田之所用者歟、管子春以羽獸之火爨夏以毛獸之火爨秋以介蟲之火爨冬以鱗獸之火爨中央以倮蟲之火爨惠士奇曰羽獸南方朱鳥火烟赤毛獸西方白虎火烟白介蟲北方元武火烟黑鱗獸東方蒼龍火烟青倮蟲中央黃龍火烟黃然則春取榆柳之火於南方夏取棗杏之火於西方秋取柞楢之火於北方冬取槐檀之火於東方中央取桑柘之火於坤方舊說以春青冬黑又以榆柳不青槐檀不黑皆非也柳爲鳥喙衡散爲榆蕪荑榆也在地赤心者艮則榆柳爲南方之木信矣春秋說曰槐木者靈星之精非東方之木乎賈誼曰柳者南方之木桑者中央之木棘者西方之木棘者棗也泰

漢有別火之官主改火之事春青冬黑乃其常也又焉用別

淮南子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周炳中曰其次序土先於金金先於火與四時之序不合今以六甲推之甲子後七十二日爲丙子丙子後七十二日爲戊子戊子後七十二日爲庚子庚子後七十二日爲壬子其序如此證以董子繁露云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溼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次序秩然原文舛誤特正之

羅泌路史古者鑽燧改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四時五變榆柳青故春取之棗杏赤故夏取之桑柘黃故季夏取之柞楢白故秋取之槐檀黑故冬取之皆因其性故可救

時疾嘗攷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昬見于辰而出火季秋心昬見于戌而納之卯爲心之明堂心至是而火大壯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成周盛時每歲仲春命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爲季春將出火而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民咸從之時則施火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隨之以刑罰夫然後天地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疵癘而民以寧

襄公九年宋災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昬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

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閼伯高辛氏之子辰大火爲宋星商邱在宋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火時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代閼伯之後居商邱祀大火　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自知其有天道也閱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恆多火災　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據諸典籍相土即禼之孫今云曾孫未詳其意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　昭公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

火乎火心星周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目爲民約是爲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爲災其象然也又棄法律之占也不書於經時不告魯也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顓頊之後故爲水屬火水妃也火畏水故爲之妃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今火出而火陳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爲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長歷推前年誤置閏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爲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

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爲紀故五及鶉火火盛水衰　董仲舒曰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於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　十七年梓愼曰火出於夏爲三月謂昏見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謂天正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宋分野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居陳木火所自出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房舍也星孛天漢漢水祥也天漢水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衛今濮陽縣昔帝顓頊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其星爲大水衛星營室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牡雄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今茲歲在星紀

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㠯一生水地㠯二生火天㠯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㠯五生土五位皆㠯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㠯天一爲火二牡木㠯天三爲土十牡土㠯天五爲水六牡火㠯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　二十九年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其祀犂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犂爲火正

左傳正義服虔云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其說虛而不經不足信

漢武帝置別火令丞典司燧事

後漢周舉遷幷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移書于子推廟云春中寒食一月老小不堪今則三日而已

晉人爲子推禁火見于後漢書荆楚歲時記及周斐先賢傳陸翽鄴中記然考左傳史記並無介子推被焚事

案周禮司烜氏修火禁于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准節氣在仲春末清明當三月初然則禁火蓋

沿周之舊制不因子推也

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冱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東晉初有王離妻李將河南火渡江云受于祖母王有遺書二十卷臨終戒勿絕火遂常種之傳二百年火色如血謂之聖火

宋齊之間李嫗年九十餘以火治病多瘉嫗死人爲葬之號聖火冢陰雨每見火出冢間今號其處爲聖火巷

隋王劭嘗以先王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表請變火曰古者

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變則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哉在晉時有人以雒陽火渡江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炙肉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自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楊亡曰晉之東也攜中原之火迄陳末閱三百年而色轉青此必有官主之

唐朝于清明取楡柳之火以賜近臣順陽氣也長安清明尚食內園官小兒于殿前鑽火先得火者進上賜絹三匹金碗一口都人聚門外以觀會要曰禁火乃周之舊制唐宋清明日賜新火亦周人出火之義

羅泌路史鄭以三月鑄刑書而士文伯以爲必災六月而

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今之所謂寒食一百五
者熟食斷煙謂之龍忌蓋本乎此而周舉之書魏武之令
與夫汝南先賢傳陸翽鄴中記等皆以爲爲介子推謂子
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爲之禁火吁何妄耶夫火惡
陳薪惡勞自開闢時已然晉代荀勗進飯亦知薪勞而隋
文帝所見江寧寺晉長明燈亦復青而不熱傳記有以巴
豆木入爨者殺得洩利而糞臭之草炊者率致味惡然則
火之不改其不疾者鮮矣泌以是益知聖人之所以改火
修火正四時五變者豈故爲是煩文害俗得已而不已哉
傳不云乎違天必有大咎方石勒之長鄴也於是不禁食
而建德殿震及端門襄國西門雹起介山平地洿下者丈

餘人翕死以萬數千里摧折秋稼蕩然夫五行之變如是而不知者亦以爲爲之推也雖然魏晉之俗尤所重者辰爲商星實祀大火而汾晉參虛參辰錯行不眦和所致

唐時以清明日取火杜甫詩云朝來新火起新烟白居易云餳過藏烟時當改火是也又張說清明日應詔詩承恩如改火蓋唐制以是日取火賜近臣故也宋時亦然蘇軾詩云且將新火試新茶又云石泉槐火一時新志林稱東坡在黃州夢中語參寥曰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日淘井

宋仁宗康定初南京鴻慶宮災集賢校理胡宿請修大火之祀而以閼伯配焉禮官議閼伯爲高辛火正實居商邱主祀

大火後世因之祀爲貴神配火侑食如周棄配稷后土配社之比下歷千載遂爲重祀祖宗以來郊祀上帝而大辰已在從祀閼伯之廟每因赦文及春秋委京師長吏致奠咸秩之典未闕然國家有天下之號實本於宋五運之次又感火德宜因興王之地商邱之舊爲壇兆祀大火以閼伯配建辰建戌出內之月內降祝版留司長吏奉祭行事建中靖國元年又建陽德觀以祀熒惑時翰林學士張康國言天下崇甯觀竝建火德眞君殿詔正殿以離明爲名太常博士羅畸請倣太一宮遣官薦獻或立壇于南郊如祀靈星之儀有司請以閼伯從祀離明殿又請增閼伯位案春秋傳曰五行之官分爲上公祀爲貴神祝融高辛氏之火正也閼伯陶唐氏之火

正也祝融既爲上公則閼伯亦當服上公袞冕九章之服既又建熒惑壇于南郊赤帝壇壝外令有司以時致祭增用圭璧火德熒惑以閼伯配俱南向五方火精神等爲從祀紹興七年六月壬辰命歲辰戌月祀大火配以閼伯十八年禮部侍郎沈該言國家乘火德之運以王天下先朝建陽德觀專奉火德配以閼伯而祀以夏至舊典可舉望詔有司于宮觀內別建一殿專奉火德配以閼伯以時修祀益固炎圖詔禮部太常寺討論太常寺言應天府祀大火繫以季春秋擇日差官于本廟致祭今道路未通從宜于行在春秋設位臣僚言多事以來大火之祀弗舉比年多災雖緣有司不戒然預防之計宜無所不用其至望命有司參酌舊典卽行在每建

辰戌出納之月設位望祭豈特昭炎德昌熾之福亦弭災之道尋太常寺請以季春出火日于東郊季秋納火日于西郊各建壇壝以大祀之禮祀火神禮料依感生帝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等言九月十四日依旨設位望祭應天府大火以商邱宣明王配二十一日祀大辰以閼伯配大辰即大火閼伯即商邱宣明王緣國朝以宋建號以火紀德推原發祥之所自崇建商邱之祠府曰應天廟曰光德加封王爵錫諡宣明所以追嚴者備矣今有司旬日之閒舉行二祭一稱其號一斥其名義所未安乞自今祀熒惑大辰其配位稱閼伯祝文位版並依應天府大火禮例改稱宣明王以稱國家崇奉火正之意

程子曰本朝鑽木取火謂火生於木非也兩木相戛用力極則陽生金以石相軋則有火非特木也

金宣宗興定中京師屢火遣禮部尚書楊雲翼禜之

元光祿卿以陽燧取明火供爨執炬者以炬燎火

邵學史曰古有火正之官語曰鑽燧改火此政之大者也所謂光融天下者于是乎在周禮司烜氏所掌及春秋宋衞陳鄭所紀者政皆在焉今治水之官猶夫古也而火獨缺焉飲知擇水而亨不擇火以祭以養謂之備物可乎或曰庭燎則有司矣雖然此火之末也　顧炎武曰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一

切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疢之多年壽之減有自來矣　雷學洪曰自水正失官商多河患周禮亡司空之籍小正亡杍井之文于是左氏內外傳每以天象言火而言水者恒畧周秦以後不修火政呂覽十二紀刪周書改火之文故漢儒改小正左傳之出火內火不復陳述古義坎離之未濟此民生之所以多患也

唐虞以前五行各有專官洪範初五行一曰水二曰火天一生水其于物爲精地二生火其于物爲神孟子云民非水火不生活故聖王調燮陰陽尤以二者爲先務漢以來火政不修其烹飪之失宜者固多矣而官府雖時有火禁之頒往往不足以弭天災而絕人患董仲舒

劉向述春秋災異皆以爲人君失道所致京房易傳亦云唐柳宗元有逐畢方文曰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尙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晨不爨暝不燭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蓋類物爲之者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人有以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禳而磔之爲之文而逐之詞曰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禍兮回祿屏氣太陰施滅兮元冥行事蓋亦左氏禳火于元冥之義也明代崇奉元武眞君及火府天將二神

而出內之政不舉無以節宣其氣是以陽微陰伏時或
溢出而爲災雖多方祈禱無所應驗考明史五行志火
災視前代爲獨多其致此良有由矣